

金经昌教授(1910—2000)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的创始人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我在同济40年敬为精神楷模的前辈学者。金先生在业内外广被流传的故事,包括1949年前从德国回国后作为核心人员研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新中国成立后规划设计曹杨一村;改革开放初提出上海新客站南北入口高架方案等。金先生还是独树一帜的摄影家,出版有《金石声摄影集》。我读金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1987年退休后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写的30多篇随笔文章。他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小切口,讲一些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的“大道理”,而这些大道理现在仍然值得咀嚼反刍。这里有三个故事可以讲一讲。

金经昌先生写「夜光杯」

诸大建

将军岩(外二首)

曹旭

将军岩
千壑如涛声若雷,
将军岩下万悲催。
男儿洒尽英雄泪,
不信春风挽不回。

牛渚西江
枫叶纷纷皓月轮,
登舟吹笛即前身。
江山高咏皆岑寂,
唯有秋风是故人。

咏天堂寨
三省闻鸡一笛风,
登临造化鬼神功。
老枫叶落随流水,
秋在大别山里红。

秋天从早晨开始。9月1日一过,很神奇,厚实的天空开始变薄,早晨的空气松动了,植物草地房屋,一切有了清凉之意。也许还是有点热,但不像夏天那么板结与压抑,热气与热气之间有透彻的空隙。夏天满世界的翠绿,现在,颜色在渐渐变深。紫薇花一点点掉落了,但是没关系,天空变得高远。云朵是随时可欣赏的好看的风景。桂花树已经在酝酿花蕊。蝉鸣不再像夏天那般放肆、热烈、喧嚣,而有了一份克制,收敛与优雅。

每天清晨6点多,我到小区的樟树下练习“八段锦”15分钟。运动场边上的樟树林子有7棵樟树。最大的,直径一尺半左右。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小七,依照大小,在我心里被命名。这当然是全小区的公共绿地,但从老大到小七的樟树版图与亲切称呼,只属于我一个人。在樟树的周围,有它的柳树、杨树伙伴们。对树的感情,起始于家中养了一只活猫。猫咪是一个小宇宙,树林也是。庄子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早上6点多到早上8点多,在樟树下锻炼的时间每天不等。9月初始,若8点,太阳已经出来了。但不再需要像夏天那样戴上帽子与墨镜。初秋的阳光是一种淡淡的温柔。睡眠若不足7小时,晚上就会像老奶奶一样,边看电视边在沙发上打瞌睡。然后,像晚报戏曲前辈记者李中原先生那样,“睡过去的,都是非好戏。醒过来睁眼的全是好戏。”

每一个清晨,是属于退休后的老人的。享受一个清清爽爽的早晨,真是美妙至极。樟树小山坡上,走过一只野

故事一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这是40年前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记得1986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是6平方米,困难户的标准是4平方米即只有一张床的空间。金先生写文章说,以每平方公里实际有的人来说,上海市区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居住最拥挤的地方。于是:你到南京路第一百货,看到的是人的万头攒动;你到西郊公园,看到的是57路公交车排队神龙见尾不见首;你坐公交车看到了上海人独有的挤车弹性系数,体会什么叫站无立锥之地;上海人两层楼的房子因为搭阁楼而变成了四层……金先生说,排呀,挤呀,因此上海人平时总想躲在家里,不出门去。说完了这么多,金先生的文章用两句话作结尾:一句是专业性的,我希望上海城市建设要采纳疏解的方针;另一句是情感性的,说在宾馆里悠扬的乐声中,不要忘了“4万人一平方公里”。金先生的文章是有用的。事实上,过去40年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上海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使得上海城市发展的密度可以达到相对适宜同时国际上可以横向对比的水平。

故事二有关上海马路车分流的问题。那时候南京路这样的商业街多见人车混杂的情况。管理部门采取马路两边用栏杆把人拦起来的办法,结果是稍稍有利了车行,但却大

不利于人行。金先生写文章说,商业街就应该是步行街,商业区就应该是步行区,这是“人”的天下,天下什么车也不许进来。相反,交通道路就应该是“车”的天下,两侧最好是“无人之境”,在交通要道两侧搞商店引来人流,是为车流设障碍找麻烦。建设交通要道就像修铁路,把商店对着铁路开,天下找不着这样的傻子。金先生的结论是车分流功能明确,道路两侧的土地利用决定了道路的性质。对商业街就是要突出它的商业性,为创造“人”的天下服务;对交通要道就是要突出它的交通性,为创

猫,老伯牵着爱犬溜达。老奶奶推着贪恋户外空气的早醒婴儿,背书包的大小孩则被他的爸爸或者外公骑电瓶车送去上学。每一天的风景有着微小的变化。微小的变化即是人享受的乐趣。长时间在湖边闲逛的大叔锻炼身体,只有早上像一棵干净的树,不挂汗也不油腻。

七棵樟树永远挺拔地矗立在那里。你想要宽厚,便看出它们的坚强来。你想要抚慰,便也能看出它们的温柔来。下过雨之后,第二天的清晨,树下那条木头座椅上,会留下数滴水珠。一早听着收音机里的股票讲座的老伯,擦掉水珠,坐下来。那时,我转去另外一个角,选择在葡萄藤下做我的运动。而樟树与老伯一起听股票行情。巨大的树冠以满目的绿使他的内心在骚动中获得宁静。

每一个清晨,是属于退休后的老人的。6点到8点。你不赶车,不上班,吸收着自然界的精华,慢慢启动你一天的计划,多么好的日子。

八九十岁走不动了,或者行动迟缓,你还有一样东西:关于岁月的回忆。那时,时光之车变成了时光之酒。记忆的香味,精神的甜蜜,全无需去购买。多么好。

人最终会回归精神性。而精神性是无年龄无限制的。

肯定你每一个对人与事的选择,忽略小瑕疵。人生的秋天无法不高效不幸福。

1984年的最后几天,淮海路上发生了一起影响全中国的时尚事件——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美容院,露美美容院开张了。

境外媒体纷纷来报道,发出惊呼:“爱穿蓝布衣的中国妇女,现在竟然排队做美容!”

那时做一次全套美容要20多元,简易美容一次8元,这在当时的上海属于高消费。1984年,上海人最低生活水平是12元,20多元的美容消费,几乎是一个人两个月的吃喝拉撒。

已故作家程乃珊曾回忆说:那时的时髦女郎流行一句话,“阿拉是到露美做的美容。”我猜想,程乃珊说的时髦女郎,大概也有她自己。

其实,露美仅仅是上海家化的产品品牌。露美及其美容院,是当时露美品牌创始人邵隆图一手策划的。

这个时尚事件发生在1984年,原址是白玫瑰理发厅,尚贤坊的沿街面店铺。

白玫瑰理发厅也是个有故事、有传奇的地方。

旧日上海有好多家白玫瑰理发店,霞飞路上的白玫瑰,不是总店,但却是最有名气,也是开得最久远的白玫瑰,从霞飞路一直开到了淮海路。

1932年,上海《开麦拉电影图画》杂志,刊登了一篇写当红影星胡蝶的八卦文章:“胡蝶在去年,我还听得她每次在白玫瑰电烫,今年大概收入方面,比较丰富一些,把这一笔费用转移到比比玫瑰更考究的外人所创设的理发店里……”

当年的娱乐八卦文章,倒是透露出彼时的时尚潮流信息。说明白玫瑰不差,但是并非彼时上海理发业的顶流。

这一段淮海路上原来有多家理发店,但是“白玫瑰”的名字是最记得住的。

王家卫2013年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也有“白玫瑰理发厅”。这个“白玫瑰”是虚构的,但是谁能说王家卫的创作灵感,不是来自霞飞路的白玫瑰?就像电视剧《繁花》中黄河路之于王家卫。

21世纪的电影,还记得走进一百年前的一家理发店,只因为它是“白玫瑰”。

我没有去过白玫瑰,但是我这一代人,心里都有“白玫瑰”情结。记不清有多少部国内的反特片战

造“车”的天下服务。我1994—1995年在墨尔本访学,第一次体验到中心城区商业街搞步行街的好处,回国不久看到南京路开始搞步行街,为上海城市发展的进步感到高兴。后来看到金先生1988年就在“夜光杯”发了随笔文章,从中看到了金先生思想和眼光的超前性。现在围绕城市公共交通枢纽搞功能混合的TOD,人车分流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常识。

故事三是城市公园应该园林多于建筑的问题。金先生写文章说,他家住在静安寺附近,出门就是21路电车。这21路车,东通虹口公园,西达中山公园,离人民公园和静安公园都不太远,然而他独爱中山公园。理由是中山公园的面积大、水面多、林木深,建筑比重甚微,使人感到处处与自然更接近。金先生讲道理说,城里人为什么要去公园,因为在市区里看到的都是房子,水泥森林看腻了看厌了,就要去公园看不是房子的森林绿地。如果公园里左一栋右一栋也都是房子,这样的城市公园就没有意义了。金先生批评说,我们不能用造苏州庭院的方式搞城市园林绿地。社会上所称的苏州园林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所谓的苏州园林其实是亭台楼阁而不是园林绿地。金先生的这番言论写于30多年前,如果对照当下的城市公园和公共绿地,仍然有建筑面积和硬铺装过多等过度设计的现实,可以看到金先生当年的文章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金经昌先生写“夜光杯”文章,我脑中产生的



晏处超然
(篆刻) 韩天衡

一个题外之意的想法是,“夜光杯”是上海老百姓喜欢看的新民晚报名牌专栏。现在专栏编辑每年编辑一本“夜光杯”文集,我的建议是什么时候可以单独出版一本“夜光杯”上金经昌先生这样的理工类学者的随笔文章,可以领略科学家的人文思考以及用自己的专长解决现实问题的情怀和智慧。

争片里,有一个妖冶的长波浪女特务,说起话来嗲声嗲气,她的名字可能就叫做白玫瑰;也或者有个潜伏的女特务,暗号白玫瑰。女特务是好看的,“白玫瑰”,甚至所有的玫瑰,却有了贬义之嫌。

直至1979年,电影《泪痕》公映,主题歌《心中的玫瑰》非常流

行,也为玫瑰洗净了花瓣上的污泥。后来才知道,早在1940年,陈歌辛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已经风靡,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还流行于美国歌坛。

露美假如沿用“白玫瑰”名字,说不定也是一番美景。不过在那个年代,露美似乎比白玫瑰更加洋气更加时尚——时尚总是要颠覆过去,白玫瑰仅仅是理发店的店名。

大凡国产化妆品,都有外文名字。露美的英文名字是Ruby。我不知道是先有中文名字露美,还是先有英文名字Ruby,当时觉得是很女性化的意译。很多年后,看到了一条有趣的消息,可谓是Ruby的解密。Ruby并非是自创的商标,只是英文的一个常用词汇,原意是“红宝

石”。在筹备露美Ruby时,当时的上海轻工业局副局长吕也博取了英文名字Ruby,意在用红宝石的红白金三色,取代笼罩中国人太长久的灰白蓝……红宝石嫁接白玫瑰,开出露美,很有幽默味的诗意。印象中,当时谁都没有领会到Ruby的红白金寓意,谁也没有想到Ruby是红宝石,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红宝石奶油小方了。

称露美美容院为时尚事件,在于露美开业后,尚贤坊外围,每天拥堵。店里的女人在美容,店外的男男女女在围观。摄影家雍和曾经拍过一张照片:一大群人——主要是男人,围着露美的沿街大橱窗。

那么多年过后,我检索到当年新闻照片里的露美。单开间门面,简陋、粗糙、狭小,远远比不上现在普通美发店美甲店,哪有奢侈时尚可言!但是请注意,这是1984年,是中国人刚刚从灰头土脸中醒来的年代。露美,露出了美。

露美的前身白玫瑰也有旧照片,可以从淮海路追溯到霞飞路,是将近100年前的故事了。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一开间门面,剃头店的格局就是剃头店,这朵白玫瑰开了50年。

白玫瑰露美皆成往事,只有它们门前的梧桐树还在。

像女同学。唯有小兰阿姨是个例外,我妈提起她就是“小兰”,不知道是她年龄略小,还是她热情活泼的天性,让我妈把她当成自家的小妹妹。我没有见过她,感觉应该是后者。

小兰阿姨只和我妈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许多年前她就调离了工厂。但她和我妈的交往一直保持着,我妈总是告诉我,“小兰”送给了她什么新鲜玩意,带她参加了厂里旧友的聚餐——我妈到社会化完成得都不太多,参加饭局总有些拘谨,但也爱热闹,多亏有小兰阿姨带着她。

这几年我做公众号,经常看到小兰阿姨给我点赞打赏评论。后来我开通了视频号,发现那些点赞转发不少来自于我妈的旧同事,听我妈说,是小兰阿姨把我的视频号转到她们同事群里。

小兰阿姨给我的感觉就很像个少女,有着未经世事的天真灵动,在我心里她也是个老友。所以那天我妈打来电话,说“小兰去世了”时,我震惊到无以复加,那样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就去世了?

我妈说小兰阿姨患恶疾已有数年,也去大城市看过,到底没能治好,那么好的一个人,太可惜了。

和我妈唏嘘了一会儿,我说:“不过她这辈子过得很好啊。”我妈说:“这倒是。”小兰阿姨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美国名校教书,小女儿承欢膝下。她个性开朗,把所有的人都朝好处想,对人好到不能再好,人人都都喜欢她。人这辈子活多久很难说,只要活着的时候能活得好,就已经胜出无数人了。

这样聊着,我和我妈都振奋起来。人生无常,唯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好好活。反正活多久我们做不了主,那么把自己能做好的这部分做好就够了。小兰阿姨是一个好榜样。

这一刹那的豁亮,是小兰阿姨送给我们的最后的礼物。

友谊这东西,与亲情爱情不太一样,它不依靠血缘维系,不依赖承诺捆绑,看似“非必需”,才更显纯粹和珍贵——唯有心意自然相投才能生成,但心意的相投是多么难得。而“老闺蜜”更是时间馈赠的礼物。我妈和她的朋友们,见证过彼此的青春,懂得彼此的当下,以各自攒下的智慧与温情,共同照亮日渐衰老的路途,真的挺好。

白玫瑰的白,露美的美 马尚龙

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她不能再去张老师家吃饭了。张老师的女儿最近举家迁往外地,闲下来的她经常邀我妈去家里小聚。就两人,张老师做上一大桌子菜,还要来点小酒。开心是开心的,但让八十岁的张老师受累,我妈挺不好意思的。

我妈是作为反省说给我听的,我却有点神往。这对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的老闺蜜,终于都有了闲暇,对坐着聊聊天八卦,谈谈人生,吃吃喝喝,渐至微醺,像电影里一样美好。

张老师不是老师,是医生,二十年前,我爸妈搬到现在住的小区,我妈与住在隔壁的张老师一见如故。她举手投足间干脆利落,还有点不由分说的强势,不见得人人都欣赏这点,在我妈眼里却别具魅力。

《简·爱》里,简·爱说她的表姐黛安娜:“神态和说话的样子,都带有一点权威的味道,显然她很有主见。我生性喜欢服从像她那样令人信服的权威,喜欢在我的良心和自尊心允许的范围,听命于一个富有活力的意志。”

我妈对于张老师,差不多也是这样吧。我妈天性单纯,是乐于坐在路边给人鼓掌的人,人家优秀不会让她感到压力,倒有一种类似于目睹造化神功的满足感。她在电话里和我说起张老师这些那些,像是看到特别喜欢的文艺作品,要和我分享。

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还能享受友谊,实在是一种福分。想想我妈在很多方面福分浅,友情上却收获丰盈,张老师之外,她还有很多“老闺蜜”。

我妈年轻时就出了名的人缘好。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纺织厂宿舍,靠马路的一居室,成天挤着一屋子阿姨。有的是下班来这里讨口水喝,吃个馒头垫垫肚子,有的是休息日得了空,过来说笑。

她们高门大嗓,用词生熟不忌,讲绯闻,骂领导,也会谈某些女性私密话题,让在一边写作业的我暗自目瞪口呆。她们还曾尝试着一起创业,比如摆摊卖羊毛衣,虽以失败告终,却让我的黑白童年多了点跳动的斑斓。

应该说,那时候,像这种友谊还有抱团与解团的功能。等到我妈逐渐老去,她的朋友们也老了,她们的相聚,更多的是对于青春的回顾与重返,说笑间常常忽然就有了往昔的神情。

她们还像当年那样连名带姓地喊,

独出版一本“夜光杯”上金经昌先生这样的理工类学者的随笔文章,可以领略科学家的人文思考以及用自己的专长解决现实问题的情怀和智慧。